



回歸佛陀的故鄉—— 評邱永輝《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

李玉珍

政治大學宗教所教授兼所長

2022年入冬，天氣乍冷還熱，列席一個國際佛教活動時，突然有人提議集資回去建設印度佛教聖地，並且連項目都取好為「回歸佛陀本懷」。

我心中乍然一驚。台灣佛教徒大抵熟悉此類朝聖印度、在印度復興佛教的活動。如果是佛光山信徒，更知悉星雲大師早在1963年首度到訪印度，從此開啟戰後台灣朝聖印度的風氣，並於1992年參訪拉達克後，進一步協助當地恢復佛教傳統，例如1998年在菩提伽耶舉辦國際傳戒、1999年創立佛光山印度佛學院等。星雲大師並且於安貝卡博士復興印度佛教50週年紀念日（2006/10/15）時，在印度奧士馬尼亞大學（Osmania）泰戈爾大禮堂即以「印度佛教復興」為題演講。



果然，發言的是東南亞華人，更有趣的是，他們為恢復「印度佛教」而設的藍圖太類似人間佛教了。是什麼動力觸發他們回歸佛陀故鄉？深入請教之後，赫然發現他們皆因為接觸了人間佛教，不但改變對佛教的傳統態度（拜拜教），甚至將人間佛教等同於理想契機的佛教，應當將之帶回印度。

回歸佛陀的故鄉——評邱永輝《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

學者龔雋曾經援引近代佛教學者魏慈 (Holmes Welch) 的研究，指出中國近代佛教有一法流，即試圖回到佛教的起源去找尋「被遺忘了」的「純然原始的佛教」 (Pure Original Buddhism)。星雲大師撰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即反映此一自覺與延續，更重要的是通過對佛陀，甚至是初期佛教思想的再詮釋，來闡明人間佛教思想與運動的合理性。

佛教的傳播過程中，始終保有兩個中心——佛陀所在的印度，以及新建立的中心，前者為起源，後者是本地化的結果。佛教的朝聖是朝向歷史事件聖化的地點以及舍利奉錫處，而且聖地是可以移動的。除了釋迦牟尼生前遊化的足跡（含出生、證悟、初轉法輪、涅槃四個地點，後來形成「八相成道」），還有經典中記載的盛事地點，源源不斷提供聖地權威。舍利分贈供奉，又會形成新聖地。本文以前者就成為佛教的根本聖地。今日斯里蘭卡的佛牙舍利，亦屬新聖地；中國佛教的菩薩現跡處（如四大名山），供奉禪宗祖師的全身舍利之祖庭，也是佛教新聖地，皆顯示佛教擴張的版圖。以中國佛教為例，大乘佛教僧團的傳戒法源仍須來自印度，所以僧尼均冠釋迦牟尼的釋姓。除了法脈，再引經據典的將四大菩薩搬來，以四大名山將中國建立為神聖佛國。

古代交通困難險阻，中國佛教徒仍然前仆後繼地往印度朝聖，即因此宗教祖國情懷。戰後台灣佛教徒朝聖印度，甚至成為重要旅遊項目，來來去去之際，回家的呼喚甚至有人願意扎根印度。

1963-2008 年間，星雲大師朝聖印度 8 次。1997 年 5 月佛光山舉辦「第四屆國際佛教研習會」，決議前往佛教發源地印度傳授比丘尼戒法。1998 年 1 月佛光山在印度菩提伽耶舉辦國際三壇大戒，傳授藏傳、南傳比丘尼戒。而為籌備此次傳戒，星雲大師派慧性法

師到印度鹿野苑中華佛寺協助寺務；同年也成立了加爾各答禪淨中心。1992年7月佛光山拉達克佛光協會成立，菩提禪淨中心落成開光。2006年佛光山於德里的文教中心落成。接下來是一系列的教育扎根：1993年菩提小學學生開始留學高雄的佛光山叢林學院；1999年印度佛學院學在加爾各答成立，2005年遷至菩提伽耶；2013年菩提伽耶佛學院與（佛光伽耶）育幼院完竣；2014年6月開始「大樹下」教學專案。

全世界的佛教徒都在關懷印度的佛教聖地，佛陀成道處的菩提伽耶有各式各樣的佛塔林立，不同佛教教派的佛寺隨之建立。漢傳佛教也有提供朝聖僧侶落腳的中華寺，佛光山則提供當地青年佛教教育以及受戒進入僧團生活的路徑，佛教教育和傳戒正是建立佛教的兩大象徵。

與其喟嘆佛教在印度消失，佛光山僧團在星雲大師的領導之下，正逐步在印度聖地恢復佛教傳承。想當然爾，在印度扎根遭遇的問題，要比朝聖這種短期的訪問更複雜。譬如今非昔往的印度文化如何重新接受佛教？眾生平等的佛教是否能夠突破印度種姓制度，以教育來改善當地社會的文盲、貧窮等困境？更為重要的，現代化的人間佛教如何扎根印度？

邱永輝的《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提供非常全面而中肯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上述問題。

邱永輝教授目前任職於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專業領域為印度宗教文化研究，曾經出版專書如《印度世俗化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印度宗教多元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印度教概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深度解析印度宗教的多元化與現代化運動，成為此一領域的重要學者。基

於對印度此一地域複雜的宗教背景的了解，邱永輝此書不同於坊間一般朝聖旅遊的書籍，提供深入的資料，闡釋星雲大師落實將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理念與作法，稱之為「星雲模式」在印度的實踐。

《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全書分為引言、七章，內容如下：

引言

此書緣起，先有星雲大師弘傳人間佛教的大願，後有人間佛教研究院的推動，作者標示此書主旨為：（一）基於歷史文獻研究，對佛教在印度的發展歷史和現狀進行綜述。（二）在參與式觀察後，對佛光山在印度加爾各答、德里和菩提伽耶的3個弘法中心及其弘法實踐進行忠實的記錄。（三）基於與斯里蘭卡摩訶菩提會佛教、印度低種姓的新佛教和中國佛教的佛傳的比較研究，對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進程、狀況和問題進行分析。作者認為上述事件代表「漢傳佛教當代圓熟後的現象」。

第一章：梵天佛地

詳盡的種族與宗教統計資料，顯示印度已非漢傳佛教經典中的靜態佛國。歷史上佛教作為「婆羅門教的異端」與印度種姓制度具有千絲萬縷的抗爭，即使今日的印度佛教復興運動，仍以爭取賤民權益為主要關懷（此即新乘佛教，眾所周知之安貝卡佛教）。而另一發展則是國際努力將佛教回傳印度。印度佛教的基調是梵化，是以種姓制度推行信緣文化；相較之下，中國佛教以血緣文化包容信緣，對融匯佛教較為寬容的發展，稱之為漢化。

第二章：星雲大師的朝聖與弘法

介紹星雲大師8次弘法印度的動機以及恢復印度佛教的具體建置，揭示星雲大師以本土化為印度弘法的目標。

第三章：傳法中心與弘法實踐

提供佛光山建立加爾各答禪淨中心、菩提伽耶印度佛學院、德里文教中心暨沙彌學園、印度佛光會的成立過程以及參與的人力。不論當地的華僑、學生、國際佛光會以及立志到印度弘法的法師，本章透過統計資料和充滿感動的口訪，呈現這群人如何落實星雲大師「唯有重視佛教教育，佛教的前途才有希望」的理念。

第四章：中國佛教——縱向視野中的人間佛教

作者將宗教擴散（religious diffusion）分為擴張性（expansion）與遷移性（relocation），分別以殖民帝國和移民為主，前者考量政治經濟利益，後者則為信仰促成。中國僧侶西行求法，也是一種回傳，而真正建立中國佛教與印度互動的則是民國太虛大師的世界佛教運動。太虛大師提供理念但止於朝聖，協助維繫零星的朝聖驛站中華寺。星雲大師繼承太虛大師的理念，並將現代化的人間佛教帶入印度。

第五章：印度佛教——橫向視野中的人間佛教

介紹斯里蘭卡弘法者達磨波羅及其「摩訶菩提傳教會」所開展的「恢復佛教運動」，及印度本土安貝卡博士領導的「新佛教運動」以及後續發展。前者重新介紹印度社會佛教，後者則爭取落實印度社會的平等。為了突破種姓制度社會中對賤民的限制與歧視，新佛教運動採取政治參與，以便在公共領域為佛教徒爭取作為國民的利益，而受到高種姓的攻擊，甚至否認其宗教屬性。本章首次介紹了安貝卡博士本人的信仰和改革理念，是非常難得的資料。

第六章：人間佛教與印度教的對話

梳理歷史上佛教在印度的定位，當代印度民族主義興起強調的

印度教特性，以及接觸中國現代佛教的經驗。此章無疑是從當代印度政府的立場出發，分析印度目前的宗教市場競爭以及宗教暴力等問題，追求現代轉型的議題。在全球語境中，佛光山的人間佛教與印度交流，面臨的困難和突破。

第七章：法水長流五大洲與法水回流印度

回到星雲大師的初衷，以「法水長流五大洲」為世界佛教願景，支持佛光山印度傳法的宏願。從世界弘法與恢復佛教兩端，說明人間佛教對人心與社會的貢獻。

邱永輝教授此書，將人間佛教回傳印度視為世界佛教史的大事，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新里程碑。在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藍圖中，佛教無疑是走向南亞、東南亞的重要文化。因此她將人間佛教回傳印度，視為中印的再次文化連結。此書也嘗試重新定位佛光山的印度弘法。當代印度弘法非常困難，印度教與種姓制度的根深蒂固，比佛光山在世界其他地區弘法遭遇的問題更加複雜，維繫弘法熱情之關鍵是佛教徒回歸佛陀故鄉的溯本情懷。不論「原始佛教」形象的歷史演變如何，今日印度佛教仍舊牽扯全世界佛教徒的自我定位。佛光山堅持的慈善與教育、制度化在印度扎根，在《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一書中完整被整理出來，而且其脈絡是如此真實的中印關係，邱永輝教授的學力與視野，為台灣與當代印度的接觸貢獻更深廣的脈絡。

最後，在極力推薦此書給具有印度佛教憧憬的讀者之際，也要向星雲大師和佛光山的弘法活動致敬。他們堅持佛教淨土的理念下，逐漸擴大世界佛教的版圖，影響太多人的生活——不論種族差異、社會階級和資源分配，參與人間佛教將不斷在實質上改善他們與我們。